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貞觀政要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八千六百八十二

史部

貞觀政要卷二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任賢第三 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

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上無

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侍郎

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

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

齊州臨淄人也

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

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

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劄

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

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

渭水之北

今陝西之地

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

北道行軍記室叅軍

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

玄齡既遇知己遂

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

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

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

今河南等處

大行臺考功郎

中

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

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

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如晦

詳見下章

爲太宗所親禮甚惡

之

惡鳥去聲

譖之高祖

諱淵字叔德

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

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

令平聲衣去聲

潛引入閣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

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爲皇

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

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啟奏之職

貞

觀元年遷中書令

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

三年拜

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

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

封一千三百戶

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

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

戶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

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

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

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

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論者稱爲

良相焉

相去聲後同

十三年加太子少師

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

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揆使禹宅百揆端揆者相玄齡自以一居端

也位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

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修國

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

任使相如一朝忽無良相朝音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

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

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

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

艱難佐命之匡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

稱類如此

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

叅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總翻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彌亂世而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壺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倚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鷓鴣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已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竒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增繳之難違

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
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
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盼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
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
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惠之情彌結報
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
流慶畢萬
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
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傅說所以
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
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
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
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
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
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以度支闡天下

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已而不庀凡士
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哀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
聚斂之臣故寧抱乏材之歎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
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

相

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直
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為一時之
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事矣觀
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得乃自領
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
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
人之材則玄齡之賢
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
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

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

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興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

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

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

京兆萬年人也

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

武德初爲秦王府兵曹參軍

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

俄

遷陝州

今仍舊隸河南

總管府長史

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

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元齡

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

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

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爲府屬嘗參

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爲時輩所服累除天

策府從事中郎

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

開府置官屬從事
中郎其屬職也

兼文學館學士

太宗爲天策上將亂
稍平乃縞儒宮城西

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
訪討論學士其職也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

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
左右獻納啟奏宣傳令旨之政

俄遷兵部尚書

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
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

實封一千三百戶

今案新唐書如晦本傳作實封
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貞觀

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

唐制檢校某官者
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

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

唐制吏部掌大選勳封
考課之政知猶主也仍與房

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

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夢贈司空謚曰

成手詔虞世南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勅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

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

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劉氏昫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

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

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謀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杜則

管仲子產房則

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僮使號令典刑桀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橐鞬以基帝業間外之臣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任公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竒若如晦者誰人也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大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為名相矣未可以為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元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

而與賢者同列耻已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

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

文召之徵進十策密竒之而不能用於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

鉅鹿人也

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近

徙家相州之內黃

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

武德末為

太子洗馬

洗音洗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

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見太宗與隱太子

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

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

問去聲

衆皆爲之危懼徵慄

慨自若從容對曰

從即容切

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

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臥

內數音朔

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

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

力用又勞之曰

勞去聲慰喻也

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

意稱去聲

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叅

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

鈞我任卿逾於管仲

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弑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

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鈞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

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

隋仁壽宮也

宴近臣長孫無

忌曰

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罷黔州卒王

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讐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

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讐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

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微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微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

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

史記韓非傳曰諫說

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

幾矣

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爲侍中累

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爲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

獨不見金之在鑛

古猛切金璞也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爲器

冶陶

鑄匠也。便爲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爲良工。雖有疾未

爲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
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
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
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
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

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

以罪廢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

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

王濮諡曰恭

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

惡烏

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

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師

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

德輔導皇太子

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

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

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

輟其材為造

為去聲

五日而就遣中使

去聲

賜以布被素褥遂

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

臨去聲

贈司空諡曰文貞

太宗親爲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
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
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
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
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
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
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按史傳徵疾甚藥膳

賜遺無算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
拖帶上悲懣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
從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
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
詔致祭陪葬昭陵上
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昫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
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爭臣
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
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
位賣忠前代爭
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
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
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
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曾氏鞏曰太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已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

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勲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為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謫用人之非非問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

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

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

見下文

太原祁縣人也

太原郡名今冀寧路隸河東祁縣今仍舊

武德中爲隱

太子中允

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典膳藥

甚爲建成所禮

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

雋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

能輔導皆被流貶雋州屬羅羅斯地今爲建昌路隸雲南

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

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

封事

實封言事也

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

中去聲

自古人君

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祇爲不聞已過

爲去聲或

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

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

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

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

李靖詳見下章温彦博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

即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戴

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諡曰恭

曹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曹以大

又遷尚書左丞號稱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與珪同

言請以選舉委曹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諡曰忠

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

自玄齡等咸宜品藻

定其差品
文質也

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

量平聲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

臣不如李靖

將相並
去聲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

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

處上
聲

至如激濁揚

清嫉惡好善

好去
聲

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

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
進爵郡公八

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
上素服舉哀詔魏王秦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

劉氏昫曰王珪履正不同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

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已而復使王珪商榷人物珪亦盍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叅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為之商榷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辯而邪佞之言所以乘間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不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臯陶者矣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

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
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微之先也厥後與微上
下其論卒得與微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
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
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
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
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為
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
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

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為長安縣
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 **京**

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 **大業末為馬邑郡**
今屬輝州路隸陝西

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 **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
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

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

今揚州路江都

縣隸淮東

至長安

即關中

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

斬之靖大呼曰

呼去聲

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

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

以平蕭銑輔公柝功

銑音跣柝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

王靖陳十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柝名為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

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

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

州者為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

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

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

隸按覆讞禁

尚書其長也 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

部尚書爲代州行軍總管

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

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

定襄郡名今忻州隸腹裏

突厥諸部落俱走

磧北

走音奏沙土曰磧地在塞北

北擒隋齊王暕之子

暕古限切

楊道政

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

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

切後同可汗蕃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 頡利可汗 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

地置伊西州

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

身降匈奴

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故而敗遂降匈奴

尚得名書

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

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

西北之地

遣使入朝謝罪

使去聲

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

後同

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

秦官典客漢武

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九賓鴻

唐儉

字茂系并州人開隋

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

政日亂說秦王建攝戶部尚書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

大計為天策長史

攝戶部尚書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

差尚書其長也詔除

而正命謂之攝

將軍安修仁

安姓修仁名慰諭之靖謂

副將張公謹

去聲字弘慎魏州人仕王世充為海州長史

啟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

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

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

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

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

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

遇其

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
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

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

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

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

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

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

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

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耻

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

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

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

戶又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

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為氏

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

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築闕象突厥內燕然

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

塋之詔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

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

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
二十三年薨贈司徒謚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
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忠智
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於應機
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
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

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羣臣皆不足
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
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
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
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為奇兵太宗
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
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異時太宗伐遼
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

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即其所至而論，靖可

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

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起居

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

會稽

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餘姚人也

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

貞觀初太

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

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

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

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

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

懦弱乃亂切一音
儒勝字平聲

而志性抗

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

高祖晏駕

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早作而
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

出也按高祖以貞
觀九年五月崩

太宗執喪過禮

喪平聲
後同

哀容毀頽久

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

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

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

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

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

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

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

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

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

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之中無復人矣

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

痛惜豈可言耶

未幾

平聲

太宗爲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歎曰

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爲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

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

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平聲

起居

官名唐制

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之于國史焉

褚遂

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

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

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

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

於凌煙閣

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大貞公魏徵

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

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

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耶國公

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邲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

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

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

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

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

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

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臣相

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歎息以

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矣

李勣

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

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

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

本姓徐初任李密爲左武侯大將

軍

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

亡命雍邱勣說讓奉密爲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

密

後爲王世充所破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爲民部侍

郎陰結豪傑自爲太尉矯隋主伺策禪位殺伺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

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

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

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

長音掌郭孝恪

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卷二後謁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魏
上柱國後遷大總管破龜茲國為流矢所中而卒

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

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

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

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啟密使去聲使人初至高祖

聞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方

大喜曰徐勳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

腹裏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

以別昭穆宗室居之

父蓋爲濟陰王

濟上聲
讀名

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

常侍

唐制掌規諷過失
侍從顧問之職

尋加勅右武侯大將軍

唐制武
衛之職

及李密反叛伏誅勅發喪行服

喪平

備君臣之禮表請

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

三軍上
軍中軍

下軍

葬於黎陽山

在今
濬州

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爲

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

竇建德貝州人
世爲農材力絕

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爲夏王建
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攻勅力屈降之

收勅父爲質令勅復守黎陽三年勅自拔歸
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

從太宗征

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

并州即太原唐制武

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

令行禁止號爲稱職

稱去聲

突厥甚加

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

懈

音鎮撫

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

將去聲

以備突厥

隋大業三年詔發丁

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

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

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

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爲

長史

長音掌

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

書兼知政事勅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

自剪鬚爲其和藥

爲和並去聲後同

勅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

宗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

太子詹事

唐制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

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

嘗宴顧勅曰朕將屬以孤幼

屬音囑

思之無越卿者公往

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勅雪涕致辭因啞指流血

俄沉醉御服覆之

覆音副

其見委信如此勅每行軍用師

籌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勅滅其國置為州縣高

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漢

韓信秦將見前衛霍見前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

白起也註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

餘然汝與之無思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

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

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

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

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率冊立

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

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何乃

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

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勅之一言勅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勅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勅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勅為忠故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蔽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又已悖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費盟誓而善胥命取苟息欲人之悖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勅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墮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勅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勂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功起

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
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
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
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
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勅之賢於長城是亦吳
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勅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
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如立
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所在彼
其不學誠不識此噫以周勃之少文幾陷呂氏之禍
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
致也况勅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
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勅之事是也自
今觀之勅之為人外若純慤內任術數非特太宗
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勅始事翟讓讓為李

密所誅勅不能死後為竇建德所敗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勅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惟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黜勅為壘州都督謂太子曰勅若即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汝必殺之勅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勅之術數入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勅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勅故勅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暇為唐社稷計也勅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勅所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

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贈使入闕留汴

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見下文

博州茌平人也

在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在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

貞觀五年至

京師舍於中郎將

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

常何

之家

常姓何名史無傳

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

令平聲後同

周

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

為去聲

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恠

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

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

使去聲

及謁見與

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

唐制掌分察百察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

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

累除中書舍人

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

周有機辯能

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

去聲

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

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

如字

兼太子左庶

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

處上聲

甚獲當時之譽又以

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

慎至

一作貞正

至於論量人物

量平聲

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

比音鼻

多稱朕意

稱去聲

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

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

護躬為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歷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出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過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

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竒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已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卷二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

見音現

皆失其舉措太宗知

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異聞諫諍知政教得失

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

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

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

口

鉗巨淹切

卒令不聞其過

卒子聿切令平聲

遂至滅亡虞世基等

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

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唯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叅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佞臣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

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

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

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鯁議鯁音鯁

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

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

聲
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

去聲
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

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

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

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按通鑑曰詔諫

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閣孫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

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

闕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馭大臣使之

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貞觀政要

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
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
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
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
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
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
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
治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
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
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
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問
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
觀之治可
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爲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

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爲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

孔子亦稱其仁箕子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爲奴箕子囚佯狂而受孔子

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

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

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

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

世基豈得以煬帝

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

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

姓司馬名衷武帝次

子也西晉昏庸之主

賈后

惠帝之后後為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

將廢愍懷太子

名通

惠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

司空張華

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

帝時為丞相

竟不能若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

字子彞晉宣帝第九子後

以篡逆
誅死

舉兵廢后遣使收華

使去聲
後同

華曰將廢太子曰

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

當去聲
後同

其使曰公爲三公太子

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

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

彼相

馬於虔切
相去聲

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皆論語
之辭

張

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

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

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
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
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
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
宜務盡忠謹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况斯時也正年穀豐

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
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
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

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

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
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
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為主既而曰比有
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比音鼻

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

悉井

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

更方寢

更平聲

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况賢主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爲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
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
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已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
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
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
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其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
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
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
言乎蓋必已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已能改
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
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行冲之藥石傳
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已不能受人之
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

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
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

也 **韋挺**

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宫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

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

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

凍泮帝怒 **中書侍郎** 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參議

廢為民 馮臨軒冊命則為使以授之四夷

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 **杜正倫** 相州人隋世舉秀才

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 **杜正倫** 貞觀初魏徵薦之擢

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

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遷中書令出為橫

州刺史 **秘書少監** 少去聲唐制秘 **虞世南** 著作郎 唐制秘

史也掌修撰碑志祝文 **姚思廉** 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任

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 **姚思廉** 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

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

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 等

上封事稱旨

稱去聲

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

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

龍逢桀之賢臣比干

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

不免孥戮

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

爲君不

易以致

爲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

音循

然喉下有逆

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

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爲樂

音洛仍賜

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之猶悅况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

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敏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

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

曰所上意見極是謹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

難

去聲

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之仇而

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

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鞞晉寺人

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鞞殺重耳重耳踰垣
勃鞞逐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爲晉君
懷公之黨欲弑之勃鞞欲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
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
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祭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

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

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

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

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
管仲晉之勃鞞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
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
公人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
子狐突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
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
律之則管仲勃鞞
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

切

恒恐上不稱天心

稱去聲

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

諫欲令

平聲

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

比音鼻

人來奏事

者多有怖懼

音輒懼也

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

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厭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克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事

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

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尸祿謂尸位而竊祿

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

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

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

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

夫扶音赴鼎鑊霍音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

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

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

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人之色若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筭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滅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赴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責復為敷求也

愚按貞觀十五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

至謂羣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做戒不克
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
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

如屬文之士屬音囑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及若

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

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僛過僛與愆同一日萬機一人聽斷

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中去

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勗之

勗吁王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羣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今按通鑑綱目十七年正月魏徵卒上謂侍臣曰魏徵沒朕亡一鏡矣新唐書本傳徵逝一鑑亡矣正與此條如明鏡鑒形語意相類當係在十七年此十六年字誤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

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

禹雕其俎

俎薦肉之器雕鏤飾也

當時諫者

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

纂組傷女工

組音祖
綉作也

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

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

滿盈無所復諫

復音
註

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

不當

去聲

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

比音
鼻

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

為停改

為去
聲

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

舊本此與
前章通為

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
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
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

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
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
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
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
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
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
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
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
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
過必箴與太保旅葵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
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
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美菽藿

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恠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門侍

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

今按通鑑綱目此條係在二年十一月時有美人侍側

美人女官九員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

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

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於至京師

瑗敗籍沒入宮太宗

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爲是邪爲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

對曰臣聞於管子曰

管仲著書十
八篇曰管子

齊桓公之郭國

齊桓
公名

小白郭小國齊
滅之之猶往也

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

惡惡上烏去聲
下如字後同

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

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而

不能去所以亡也

去上聲後同已上王珪
述管子之言以為喻也

今此婦人尚

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

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汎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

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

隋所建

以備巡狩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給事中

唐制掌侍左右

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

張玄素

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

警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

曹寶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

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歷太子詹事遷左

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

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

項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

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

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

之萬葉及其子而亡

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帝二世立而趙高弒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 諒

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

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引儉約薄賦去聲慎終始可以永

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

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

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

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

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

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

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

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

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

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

祖平聲

饑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

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

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

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

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

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

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

豫章郡名今龍興路隸江西

二千人拽

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

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

房成秦人散

房音旁見政體篇註

章華就楚眾離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七人以

實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

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

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

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

由余曰鬼爲之則勞神矣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

記

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

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

卒子聿切

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

曰我不思量

平聲

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

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

以鼓切

非其忠

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

並音葦

不如一士之諤諤可

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

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

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

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

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已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元素以小吏在擾攘間蒙

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罷遇洛陽之役懇切
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淫慢厭疾忠誨功無
成而遷播之禍至此忠
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祖謙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為
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為
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為堯舜之所為亦未
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是則雖知
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
知所以為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
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怒夫然後可以進
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
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
對曰此役不息同歸于亂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
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
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為

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

死殺人

齊景公名杵臼

晏子請數其罪云

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

爾

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啟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實矣不任牧人而任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槓槓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

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

隋仁壽宮也

散騎常侍姚思廉

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應平聲

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

始皇姓嬴

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

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

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

好去聲

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

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諭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

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

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使至州

境使去聲

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

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

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

確故委藩牧

藩屏牧守也

當茲重寄比在州鎮

比音鼻

聲績遠

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

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

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好去聲詩小雅
小明篇之辭

古人稱

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

餅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

鎰音益重二
十四兩為鎰

是朕自用

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

處上聲

每副所委

方大任使

如字

以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

悅漢紀一部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

此書叙致簡

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

尋閱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疊疊不啻如饑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

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
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
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
方藩臣不在君側寧拂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
謂忠臣也已此尤藩
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

陝縣今仍舊屬
陝州隸河南

皇甫德叅

皇甫複姓
德叅名也

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

訕所
諫切

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

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歎息者

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
士後為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畧曰臣竊

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

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訛謗惟陛下詳其

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叅帛二十段

平令

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叅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叅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訛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已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

猶如此況不能克已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蒹葭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叅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叅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叅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

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

立葉護可汗

未還

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

使人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帥又令人多賫金帛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

令平聲
後同

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爲名

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

專立可汗

不爲之
爲去聲

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

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

使如
字

則諸

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

日三十

吉行謂巡
幸祭祀也

凶行日五十

凶漢書作師凶行
謂出兵行師也

鸞輿

在前

輿漢書
作旗

屬車在後

屬音囑漢因秦制大
車八十一乘相屬也

吾獨乘千

里馬將安之乎

乘平聲之
猶往也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

光武

名秀漢中興之君

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

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

施平聲

皆邈過三王之上

邈音

莫奈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

姓曹名丕操之

子也受漢禪國號魏

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

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

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

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

去聲

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

宗遽令止之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

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因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

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

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

上疏陳得失

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

特賜鍾乳一劑

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

謂曰卿進藥石之言

謂其言有益於國猶

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

按史傳季輔後為吏部侍郎善銓叙

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况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姪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鑒比之於金鏡可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

扶夫音

多順從而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

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

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荆州人貞觀

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遷日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惟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

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

稱去聲或

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

當為卿改之

為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此

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臯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臯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問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臯陶箴規之戒可勝歎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類多諛說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

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
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

掌宮苑之官

穆裕

穆姓裕名

命於朝堂斬之時

高宗爲皇太子

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爲皇太子

遽犯顏進諫太宗

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

而言

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

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

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

夫音扶處上聲

自然染

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

亡劉洎岑文本

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

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叅東宮後遷中書令卒
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

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

今日之諫

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唯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艷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此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

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七

容色絕姝當時莫及今按通鑑綱目此條係在貞觀八年冬十月文德皇后

長孫氏喜圖傳尚禮法性約素嘗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

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

宗乃聘為充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

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

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各自

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則

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民父母之道乎

道一作義

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

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

令平聲後同

左僕射

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

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
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
進太宗於是頗以爲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爲
過爾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
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
儉婦稍蒙寵遇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
表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爲萬年縣見任賢每
啟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爲陛下今雖容之

恐後陰加譴謫

音摘責也

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爲

惟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爲有司之過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恥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道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

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故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終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况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護之女亦以色選，孰知北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關東潼關以東

也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

為去聲後同

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

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即令役

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咸

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

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

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

易大傳曰聖人之大

寶曰 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

位 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况以泰山

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此計者爲此之於財利小

益於德義大損臣誠知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伏願少

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右

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

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彝重奏重平今見簡點者云次

男內大有壯者今按通鑑綱目貞觀元年六月封德彝

卒而德彝此請今係之貞觀三年恐有

訛誤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

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

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

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

解音

徵正色曰臣聞竭澤

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

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

比音

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禮遇失所遂

使如字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

後同

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過之以禮人百其勇

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

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

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

荷去聲

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

散還之後方更徵收

徵平聲後同

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

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爲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

刺史

唐制武德初罷郡爲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

縣令

唐制

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

常年貌稅並悉

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僞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

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

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爲
致理乃傳中男賜金壺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
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明義
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
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
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
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
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黜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
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水實始于此終致貞
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

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
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
權萬紀

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

侍御史

唐制掌糾舉百寮及

入閣承詔

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許諧毀

許居謁切

數蒙引見

數音朔見

音現任心彈射

彈平聲後同

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聲

臣下

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

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

毀為是告許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

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

之名誣房玄齡

玄齡嘗掌内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

斥退張亮

鄭州人初玄齡為

車騎將軍詳
見公平篇註

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

臣伏度聖心

度待洛切

必不以爲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

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
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
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
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宏益臣即甘
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
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

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

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

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元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况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爲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

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

徵既爲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

令平聲
後同

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

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

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

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

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

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

矍厥縛切
驚悟貌

前發此語尋已

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
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
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
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
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
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
二百匹

按通鑑徵人曰稷契華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今按通鑑綱目係此條于貞觀三年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不若

曰臣願為稷契皋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
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
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
效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
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

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啟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
然無間而後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未以
自為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
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非已見於此

呂氏

謂

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

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為稷契皋陶之良不從則
亦不失其為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
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從之則為
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
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周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

牧等屢請封禪

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

羣臣等又稱述功德

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

徵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
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
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
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
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遠夷慕
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罰羅猶密罰音積歲豐稔
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
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

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

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久安未甚充實告成

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

謂東封泰山也
在今泰安州

萬國咸萃

要荒之外

要平聲要服荒
服蠻夷之地也

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

乎海岱

岱秦
山也

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

賞未厭遠人之望

厭音淹
足也

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

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

誠懇亦有與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

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

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乎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况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

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諛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

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恠矣以太宗之明房杜
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其胥訓告
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諂侈蕩上心請
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
高德厚偃然自足微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數州
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
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
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歲六
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
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
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
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
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據經正名定
論予以復先王之常禮予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

偉歟顧以罰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

名惜太宗第六子也

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

中

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

沒其家為官奴婢

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

予音與

其子為千

牛

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

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礪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

執弓箭宿衛

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

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

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平聲後同

杖仁方一百解

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爲其有所憑恃故

除之猶不易

爲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

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

况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

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

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

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

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爲國常道

爲如字

豈可

以水未橫流

橫去聲

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

待洛切

未見

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

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紕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

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

隱后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及居東
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為吏部
尚書拜僕射
卒贈司徒

於路逢少府監

少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

竇德玄問

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
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

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

解音懈後同

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

元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
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
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

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

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玄

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召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修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

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啟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

名貞太宗第八子也

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

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

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

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

縱平聲

公等

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

易以鼓切後同

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

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

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

傳去聲

王人雖微

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爲公即是公用之爲卿即是

卿若不爲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

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

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
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
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
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
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
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爲人君言何
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
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

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爲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貪之狀

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為祭

酒

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微曰臣等每蒙顧問常

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

是其所短

好去聲

今凌敬爲人作碑文

為去聲

教人讀漢書

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

惟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

比音鼻

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

應平聲

往

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

旋以海內無虞

旋平聲

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

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

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

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

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

處上

聲後同元

姓律師名孫伏伽

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誼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

諫

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

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

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

徐州

今仍舊隸河南司戶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

下令其自首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

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

少去聲唐制徒刑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

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

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爲我如此守法

爲去聲

豈畏濫有誅夷

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叅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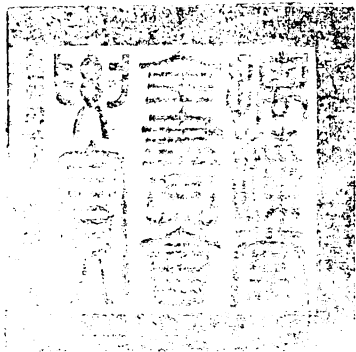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

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馬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忠存誠以堯舜為法豈不可及勦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文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睹煬帝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道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

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二



覆校官庶吉士 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 臣朱攸

騰錄監生 臣朱麟粹